

从汉语称谓中的缺位现象看性别歧视

□ 徐丽华

对女性的文化定位,似乎从人类开创之时就已下了定论。据《圣经》记载,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亚当,又从男人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。孔子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,近之则不逊,远之则怨。”长期以来,女性被看作是男性的陪衬,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始终处于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。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,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反映在语言上,就产生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。本文打算从汉语称谓中的缺位现象来谈谈这个问题。

首先,母系亲属称谓中有缺位现象。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大部分都是对称的,如“爷爷—奶奶”“哥哥—姐姐”。但父亲的兄弟有“伯伯”、“叔叔”之分,而母亲的兄弟只有一个称呼“舅舅”。也就是说只有父系男性长辈才有长幼之分,其他各项只有父系、母系之别。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家长制中以男性为继承人有关,由此可见女性与男性在家中的不平等地位。

其次,夫妻之间各种相关的词语有缺位现象。男老师、男师傅可以大大咧咧地称其妻子为“你们师母”或“你们师娘”,女老师则只能不太大方地称其丈夫为“我先生”,而不能称“你们师爹”或“你们师公”之类的称谓。这里就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称谓中的缺位现象。我们经常听到某丈夫被称为“模范丈夫”,而很少有妻子被称为“模范妻子”,这好像是丈夫多做点家务就是非常稀罕的新闻,而妻子承担所有的家务,扮演一个贤内助,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。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,是男女地位差异的反映。从社会角色上看,男主外,女主内,当老师、师傅的多是男性,女的只能操持家务。古代有“休妻”,却没有对应的“休夫”,说明封建社会只能是丈夫抛弃妻子。丈夫去世后,他的妻子被称为他的“遗孀”;但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来称呼妻子去世后的丈夫,未见有“遗孀”之说。男子在妻子去世后再婚叫“续弦”,其新妻

为“填房”,而汉语中无相应的词指寡妇再婚以及她再婚的丈夫。同样,寡妇不再婚称为“守寡”,而汉语中无词语指称孀夫不再婚的情况。

再次,普通的男女之间各种关系的词语也存在明显的缺位现象。传统上的贞节只针对女性,所以,汉语中有“贞女”、“节妇”一类词,而没有“贞男”、“节夫”之类的词。“先生”与“小姐”这两个词在称谓的范围上并不对等;“先生”在任何场合对任何男性都可以这样称呼;而“小姐”只能用来称呼未婚女子,结婚以后便往往称作“某太太”。始终找不到与男性“先生”一词对等的属于女性称谓的词语。“女士”一词虽然存在,但是在知识界中,对于德高望重的女教授学者常用“先生”而不用“女士”之类的称呼称之。这也是男女地位差异的反映。因为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,“先生”自然成为大社会称谓,而女子一旦结婚,其黄金时代便已过去,“太太”一词说明他们在身份上已成为男性的附属品。汉语中称说东家长西家短的女子为“长舌妇”,而找不出专指干同样事情的男子的词。同样,人们用“黄脸婆”来称女子,而不用“黄脸公”来称男子。女子用情不专称“水性扬花”、“生性放荡”,而男子用情不专却无专门的成语来形容。英语也好不了多少,英语中的“easy”用于男性,意思为“平易近人”;而用于女性,意思为“水性扬花”。“loose”用于男性,意思为“自由散漫”;而用于女性,意思为“生性放荡”。另外,女子泼辣凶悍称为“母老虎”、“母夜叉”、“泼妇”,而同样的男子无相应的词来称呼。这些现象都说明男性和女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;男性总是处于主导、统治的地位;而女性常处于从属,被排斥,被替代,受歧视的地位。

(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05级研究生)

[责编 达送]

(上接第26页)

当朱自清归家奔丧看见父亲,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和想起祖母时,流下了成年人止不住的眼泪,父亲那“事已如此,不必难过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”的话语对作者而言是一种善意规劝与安慰,也是一种婉曲含蓄的批评与提醒,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那种对坚毅性格的期待,可以从中体味到那种对怯懦柔弱性格的否定。当父亲本已说定不亲自送,但又怕茶店陪同不妥贴,那“不要紧,他们去不好!”的话语对作者而言是一种警告,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婉讽,对读者而言是一种重塑新型人际关系的启蒙。当作者嫌弃自己的父亲,“说话不大漂亮,非自己插嘴不可”,这无疑是对自己那乡村故情背叛的批判,无疑是对自己同父亲身心距离的批评。作者同乡村、同父亲的距离之大,连作者本人都毫无察觉,只有通过父亲“背影”的切身行动来进行精神上的震动。

应该承认,这次精神上的震动来得是十分及时的,这有

利于奠定作者今后的为人和为文的正确道路。也应该承认,这种精神上的震动对读者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,这有助于刺激并激活读者应该坚持的良知与理性。所以,《背影》从精神深处上剖析,对作者本人是一次精神批判,对读者而言也是一次婉转曲折的精神批判。从作者本意来说,前一种批判是重心,因为作者唯有严格解剖反省自己,才有可能直面剖析世人。

总而言之,《背影》的确是质朴感人、哲理甚深的经典作品。从作者的命名安排上,从作者对“背影”的多次重复上,从《背影》的深层意蕴上,从《背影》昭显的批判意义上,我们可以感受体验到真正文人的品格与操守,可以触摸到真正文人的良心与良性,可以把握到真正文人的思想与情怀。《背影》留给读者的是阅读心智的自由与轻松,但却是话题沉重的精神文化的传承。往事如烟,时光匆匆,看得见的是“背影”,追赶不上的是精神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)[责编 正赋]